

情蜜浪漫小说

KISMET® *Romances*

浪子柔情

Born To Be Wild



[美] 克蕾丝·卡西迪 / 著 可遇 / 译

by KRIS CASSIDY



浪子柔情

【美】克蕾丝·卡西迪 / 著 可遇 /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迈托出版(远东)有限公司协办

(桂)新登字 03 号

本书根据美国迈托出版公司
(Mete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0年版译出

浪子柔情

〔美〕 克蕾丝·卡西迪 著
可 遇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10,000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0册

ISBN 7—5407—1631—2/I·1063

定价: 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装帧设计 龚捷
组稿编辑 莫雅平
责任编辑 龙格

- KISMETTM系美国迈托出版公司的商标之一,现已在中国注册。
- 本书版权所有,书中的每一部分未经出版者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进行复制、改编或摘录,侵权必究。
- 书中人物纯属虚构,如有相似,实属偶然。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7)
第 三 章	(47)
第 四 章	(76)
第 五 章	(104)
第 六 章	(127)
第 七 章	(148)
第 八 章	(161)
第 九 章	(191)
第 十 章	(213)
第 十 一 章	(237)

第 三 章

“你肯定就是那个‘野女人’吧。”

这与其说是一句问话，不如说是一种肯定的陈述。詹妮芙·格朗特根本没心思去搭理它。她又热又乏，为那只受伤的生灵担心着。她已经为它费了半小时的心思了。阳光炽烈如火，拒绝给这虚弱的动物或是詹妮本人施予任何恩惠，詹妮还在努力着，想让这只海豚活下去。

越过海豚的背脊，詹妮匆匆瞥了刚才说话的那个男人一眼，看见一双黝黑而健壮的腿，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终于有救了。那陌生人颇具动感地躬下高高的身架，半蹲在詹妮面前，她直视了他一会儿，注意到的既不是他那

头灿若阳光的金发，也不是他那双活泼生动的蓝眼睛，而是他那有着一身肌肉的强壮结实的身体，这正是眼下她和她的海豚所需要的。

“没错，我想我就是那个‘野女人’。至少，这儿附近有些人这么叫我，”詹妮答道，一抹友好的笑意即刻展平了她脸上因为焦虑而蹙起的眉头。“不过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种亲昵的称呼，因为照看野生动物是我的工作。天晓得，我并不是由于做了别的什么事才得到这种美誉的。”

“听你这么一说，我简直无法告诉你，我有多么失望，”那男人喃喃道，嗓音低沉而有磁性。“对了，我叫加利特·瑞德。我是叫你‘野女人女士’好呢，还是称你‘野女’？”

她忍不住格格直笑，答道：“我的朋友们叫我詹妮……那是些不操牛马之言不说猫狗之语，也不学公鸡打鸣的朋友。”

“很高兴认识你，詹妮，”加利特答道，扬起一边嘴角，咧嘴露出迷人的一笑。“我总是很钦佩那些能说多国语言的人。在大学里，我选修过几节西班牙语课，法语课上得更多，不过我还从来没遇到过什么人，能把‘谷仓国’的语

言说得很流利的。”

詹妮继续从一只小塑料袋里捧出水来，把那温热的盐水顺着海豚银灰色的脑袋滴洒下去，自我解嘲说：“我这地方不管是离镇上还是离别的牧场，都有好几英里路程，所以当我可说的只有谷仓国语言时，日子也就不知不觉地一天天溜过去了。有时候我把英语当作我的第二语言。”

他饶有兴味地看了她很长时间，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那只海豚身上。它正躺在人工筑成的沙床上，身上遮护着几条浸湿的毛巾。加利特把自己的身体挪到一定位置，以便形成一道屏障，尽可能多地挡住直射过来的阳光，接着他揭掉那些湿毛巾，开始为这只动物进行全面彻底的检查。

詹妮往后仰了仰身子，一边歇息着，一边审视眼前。阳光在加利特灿烂的金发间闪耀着，风儿吹乱了它们，一络鬈毛孩子气地耷拉在额边。他穿着一件夏威夷式的彩印衬衫，很俗丽。但那没系上扣子的衣襟在微风里轻轻舞动，倒没有一点要遮住胸前肌肤的意思，那裸露的肌肤被阳光晒得黧黑一片，在裹着短裤的

窄臀上显得非常性感。

一股风里的涡流扬起一络富于光泽的棕色鬃发，拂到詹妮自己的脸上来，她把它从眼睛上擦开。这突如其来的纷扰把她的意识一下子拉回到眼前的情形里。虽然面前这男人看上去显然要比那只海豚顺眼得多，詹妮还是感到万分讶异：自己的心思竟会迷失在这样一个陌生而危险的方向！

“当心，别把水倒进它喘气的洞孔里去，否则会把它呛死，”加利特耐心告诫一个正用桶往海豚身上倾倒凉水的小男孩。“你觉得你是不是可以把那边那个女孩喊上，帮你一起给我们多弄点水来？如果不能让它的身体保持湿润，这位朋友就会死去，”加利特加重语气补了一句，彬彬有礼的态度驱使那男孩疾步走开，去为他的运水队招募更多的人马去了。

“那么你呢？”詹妮问加利特。“你就一个人吗？”她闪动眼睫，一仰头撞上了加利特的目光。“哦，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会不加思索地脱口说出自己的心思，然后再来后悔：事前应该重新选择一下措辞。我是说我原来以为‘州立公园和野生动物协

会’，会派好几个男人来帮我对付这小东西的，而不单单是你一个。得把弗兰奇弄回水里去，你和我都得为这而筋疲力尽。”

“弗兰奇？”加利特问，又一次冲着她咧嘴笑起来。

“那是本人的又一种怪习，”她坦言，这次不含歉意。“我喜欢给让自己撞上的每一种生物取名字，有时也会为一些非生物命名。这样一来，它们就被赋予了人格，还不止这些，不是吗？”

“当然，但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位小朋友选择了‘弗兰奇’这样一个名字呢？”

詹妮闪动着浅褐色的双眼，答道：“当然是想沾沾弗兰奇·阿瓦隆^①的光啦。我是旧式沙滩比基尼泳装影片的超级影迷，刚见到这家伙躺在这片沙滩上那会儿，我就觉得给它安个名字叫‘弗兰奇’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加利特又从深心里发出一声叹赏，迫使自己的注意力从詹妮那活泼泼充满生气的表情移到海豚身上。“实际上，我并不是

① 弗兰奇·阿瓦隆：美国一位影星。

‘州立公园和野生动物协会’的成员。我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上周才刚刚在考帕克利士替^①靠的岸。他们正在策划一次海洋世界标本展览，定名为‘海的自由’，并雇我作他们的顾问。我猜想协会里有什么人向他们谈过这伙计……呃，弗兰奇，因为‘海的自由’组委会的人跟我取得了联系，我立刻就赶来了。”他以一种低沉、柔润的声调讲述着，一边与詹妮絮絮低语，一边安抚着那头受惊的畜生。

“好吧，无论你听到什么关于我们的传闻，即使来的只是你一个人，我也会为有你在这儿而感到高兴的，”她说，发出一声感激的轻叹。“至少你了解一些海豚的情况，而我的经验恐怕仅限于如何把动物们安顿好。”

那只海豚轻轻喘了口气，听起来像一声唿哨。它那形状特别的脑袋微弱地动了动，一双聪明的眼睛又圆又黑，察看着身边的动静，好像对这些话音轻柔、双手温和的人产生了直觉上的信任。

詹妮弄了一块湿布，给这生灵清洗它那

① 考帕克利士替：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一海港城市。

银灰色的脸。“可怜的弗兰奇。别担心，我们会把你送回海湾去的，”她怜爱地轻声低语，然后问加利特，“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是自己搁浅的呢？”

“我不敢肯定。它的状态还好，不像给贝壳擦伤的样子。年龄也还不算很大，虽然呼吸有些困难，也许是因为受了惊动的缘故。它不像是在生病。”加利特一边回答，一边继续仔细检查着。显而易见，他对眼前的情形和詹妮一样感到困惑不解。“这油乎乎的东西是什么？”他问，从海豚的背脊上抽起一只手来，大拇指试探地擦抹着几个指尖。

“凡士林。我的药箱里总备着它，以便在表演的时候给动物们抹在身上，或是帮它们抹在伤口上，防止小虫子叮咬。我记得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海豚是没有汗腺的，当他们觉得又热又干的时候，自己并不能够纳凉。我到这儿之前，这位伙计的皮肤已经开始干裂，我不知道还能给它抹点别的什么才能够救它。”她耸耸肩，一心指望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你干得挺好，”他温和地笑着，安慰她。“海豚有一层厚厚的脂肪，上面盖着一层非常

薄的皮肤，如果这层皮肤在空气里晾得太久，就会剧烈收缩。所以把它遮拦起来并保持湿润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正好是你做到了的。它并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它得尽快回到水里去。”

詹妮眯起浅褐色的眼睛，注视着起伏不平、泡沫飞溅的海浪，继而视线一扫，驻留到几乎全部是沙的海滩上。“我从来没见过这儿的人这么稀少，即使是在五月底，学校还没放暑假的时候，也会有一大帮小孩跑到这儿来蹦蹦跳跳。他们现在一定在进行期末考试，或者可能是帕德雷岛涨潮了，他们都到那儿去了。这太糟了，我们大概得多费点劲才行了。”她忧心忡忡地看了看那个小男孩，还有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老男人和那个年轻女孩——这两人都是那男孩招来帮他一桶桶从海里往沙滩上运水的。她为他们的热心感到欣慰，但拿不准一旦那只海豚使出蛮力来，他们能帮多大的忙。“而且不幸的是，”她接下来说，“我认为在午夜之前不会再有大的潮汐了。”

“在午夜以前它浑身没劲，折腾不起来的，”加利特平铺直叙地说着，一双大手温存地

抚过海豚光滑的皮肤，觉得和一只湿皮球给人的手感差不多。“如果海水漫不到它身上来，我们就得设法把它弄到水里去。否则它不单单会发烧，那无法撑持的体重还会损害它体内的器官，导致死亡。”

加利特开始重新把毛巾弄湿，盖到弗兰奇身上来，但他同时也让自己的目光从“病人”这儿溜到詹妮那儿。她显然没有想到会在沙滩上消耗去一整天的时间。穿在她身上的那条牛仔褲那么破旧，几乎洗成白色了，他明白她在炎炎烈日下这么坐着一定觉得非常酷热。她的棉衫看上去又凉快又随便，但他还是能看见，有一滴一滴的汗液顺着她的脖颈，一直落到影影绰绰的乳沟里去。他深深感到她积攒的疲劳几乎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极点了，他开始觉得，她和那只海豚几乎令他感到一样的担心。

“你出到外面，到这热乎乎的地方来呆了多久了？你真的应该歇口气，去找片荫凉，或者至少弄顶帽子来戴上，”他建议道。“你的鼻子上升起了一片有趣的红晕。”

“不，我没事儿的，”她答道，撩起颈后的浓发，以便能透进些许微风，让发热的肌肤凉

快凉快。“除了鼻尖晒红了一点，不会有别的事。我身上唯一对阳光比较敏感的部位就是鼻尖了。实际上，我在这儿只呆了一个小时左右。要说累，也只是昨天夜里没睡好，因为有一匹马病了。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驱车前往维多利亚^①，把自己借给朋友的一匹公马领了回来。这不，还没到家呢，就接到一个汽车电话，有人告诉我说，一只海豚在海边搁浅了。于是我驾着车径直赶到这儿来。”

他抬眼探究似地看着她，一条金色的眉毛掀动着，以示怀疑。“我的经验仅限于料理海洋生物，如果你晕倒在我面前，除了劈头盖脸地给你浇上一桶海水之外，我可是回天无术的啊。”他说道，尽量不使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显得专横霸道，而是以一种斯文的调侃来表达。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晕倒过，”她勉力争辩，然后一耸肩说，“好吧，就算我是有点累了，可我不想离开这儿，我要等着弗兰奇能够像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一样游进大海。你怎么说怎么做都无济于事，休想改变我的主意。”

① 维多利亚：美国德州南部濒临墨西哥湾一小城。

“真是又犟又靓……一种危险的组合。”他一边把注意力转回海豚身上，一边喃喃低语。

“如果我们能做一副担架什么的，就可以把弗兰奇运出沙滩了。”加利特思忖着，说出声来。

“我那辆小货车后面有一张小油布，兴许可以用它来做一副挂带，把它弄回水里去。”她提议道。

“好主意，因为我不可能能够挪动得了它。它大概有四百磅重，而你看上去不太……嘿，它确实有些重，不过”视线扫向她苗条的身躯。

“我实际上比你结实得多，”她插进来，举起一只胳膊，露出发达的二头肌。“我一个人都能举起半吨重的一袋饲料，或是一捆干草。”

他看上去仍然很为难，只是在扫了一眼周围几乎全部是沙的海滩后，才勉强答允，“我想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了。确实，这值得一试，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不必，我能行。你和弗兰奇呆在一块儿，我一会儿就回来，”詹妮重又获得了乐观，

站起来拍了拍双膝和臀部的沙土。

詹妮尽可能走得很快地穿过铺着厚粉末状细沙的沙滩，试图不去理睬脚下那使得每走一步都变得异常艰难的网球鞋里满灌的砂砾。她终于走到那辆货车旁，花一分钟把鞋脱了，扔进驾驶室，然后来到货车尾部，拽出那张叠好的油布和一些绳子。接着她又灵机一动，打开载着马匹的拖车后门，解开一匹小马，把它倒退着拉出来，那匹马浑身雪白，站着也不比她的膝盖高出多少。

“过来，‘糖果’。我给你找了份活儿，”她说，慈爱地拍拍这匹小马，然后拎起油布和绳子，带它朝沙滩上的海豚那儿走过来。

“那到底是什么玩艺儿啊？”加利特不解地笑着问，孩子们却在一旁欢呼着。

“这当然是我的马，当然，”詹妮答着，嗓音像在唱歌，继而又沙沙地补上一声“瑞德先生”。“你和鱼呆在一起的时间就那么久，连一匹马长什么样都忘了？”

“我从堪萨斯^①来，那儿的马看上去一点

^① 堪萨斯：美国中部的一个内陆州。